

# 當勤精進

## 如救頭燃

記得讀小學五年級時，有次來了位女老師，在代課了兩星期之後，即將離開學校之際，送給每位同學乙張書卡留念。其中老師在送給後學的書卡背面，祇短短寫了幾個字：「若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當時因為年紀小未能完全領會其中意義，僅當作是老師對後學的一種「印象」。

隨著年齡增長，這句話始終謹記心中未能忘卻，亦同時漸漸對這句話的涵意作不太正確的理解，以為當時老師早已在提醒暗示著後學：「在學習過程中，倘若有跟不上或不及別人時，那麼恐怕對將來求取學問知識而言，是一項很大的損失。」

後來，有機會接近道場才得知這句話出於論語——泰伯篇，亦同時更加深對這句話意義的了解：在人生光陰匆匆的流逝，而宇宙間的學問則是無窮無盡的，活到老便要學到老，一刻也不容鬆懈；面對如後學這般愚痴之人心中只秉持著一種理念——在修道課程中不敢有所懈怠，為恐趕不上應有的進度，同時還一次次地反復溫習



蘇雅芬

攝影／劉皇榆

所研究過的經典，惟恐忘失了，以致辜負了前人、點傳師的淳淳善教、苦心栽培。

誠如中庸所說：「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」無論天生具有智慧能輕易求得知識，或是經過學習之後，甚或是在困勉苦學中才吸取得到的知識，祇要努力精進的心不變，任何人皆能成功，達到的目標亦皆是一樣的。因為，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別人一次即能完成的事宜，自己則用一百次來完成它，別人可能須用上十次才能完成的事，自己則用一千次的努力來完成它；果真能依此道理來實踐的話，那麼我們看似愚昧終有徹悟的一天，雖看似柔弱無能卻終能流露出自性中的堅強。原來，

「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」誠心之人終究有明理的一天，反之，明理之人必是出於誠心的發端，在「誠」與「明」中，完全在「自誠明」，亦即是在自己本身是否誠心而達至明理之處。

今日，有機會上忠恕學院研究道理，無非是要明理，所謂，「不明理，焉修道」。以前讀書是爲了求知識，現在修道是爲了開智慧；故，道德經日損章裡說道：「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。」爲求取學問之心而努力，對他日的發展確實有益，然而卻是一種爲求名利而被物欲所染，對本身修持並無助益。反之，「爲道日損」，真正修道、明道之人，明白本身所要「損」的是自己的脾氣毛病，起心動念之間，從一次的損之又損中做到苟日新、日日

新、又日新，最後才能成爲新民。

明白修道完全在內性涵養以達清靜無爲，這僅是在內修方面，但是返回理天之路卻必須有所資糧，故，在外王方面，我們更當行功立德，才算是功德圓滿。然而，在研究金剛經時得知佛陀告戒我們，在行功布施之間是否做到「應無所住，行於布施」？亦正所謂：不住相布施？因爲佛曰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倘若我們執於有相布施，是人所得爲「福德」，是有漏之因的一種「福報」而已，並非「福德性」與性中智慧無關係，因爲真正行功立德，達乎一切法「無我」，此才是「真」福德。所以一切聖賢亦皆以無爲法而有所差別。

因此，當我們進一步研究

六祖壇經時，六祖大師開示我們：「見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無滯，常見本性，真實妙用，名爲功德。」能夠見到自己的本性是「功」，而與一切眾生無對待差別高下的念頭是「德」，時時刻刻念「中」不受物慾氣稟所滯礙而心清淨，且常自照見本性以發揮自身妙性之功用，叫做「功德」。然而，可惜一般世俗之人卻不明生死事大，卻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，自性若迷，福何有救？

「佛」爲了一大事因緣，來至世間，亦正是要接引眾生引迷入覺，真正達至一開、示、悟、入佛之真知真見也。學佛首先要「明心見性」，若心不明，性又未見，如何「見性成佛」？

「成佛」的目標，是爲了回復本來清淨光明的面目，而

成佛的條件，更在其「過程」中的修持，所謂「天道近，人道必先盡。也正是把「人」先做好，人都做不好，豈能奢談成「佛」！如果在後天就懂得好好修身養性、修心煉性，將十惡轉爲十善，八邪轉化爲八正道，那麼當下即是天堂（理天），當下即見「自性佛」，而不是走了十萬八千里去「皈依他佛」。只要「心淨則國土淨」，我們能本著清淨不變的道心，當下即是淨土，而非一定往西方找淨土，東方亦是一片淨土。

中級部的結業，祇是修道課程的一個段落，面對漫長修道里程，更當有這樣的體悟：「是日已過，命亦隨滅，當勤精進，如救頭燃。」面對未來，後學有這樣的警醒，亦同時這樣期許著自己。

